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十四卷 設圈套女學界蒙污點 拔短梯新孝廉喪良心

話說上海紳富裡面有個特別性質的一位徵士先生，他的姓，也生得別緻，同業秀才的「業」字，倒可以拜把了。你道姓甚？原來姓那「詩云子曰」的「子」字。想是夏禹帝的嫡派子孫。不然子姓卻沒有第二個支派呢。這位子徵士，排行十三，有些要好的朋友，戲喚他「十三太保」。慢慢的「十三太保」這個名號倒響亮起來，反而把真名的姓倒隱了，沒人知道了。只有做書的還知道他是姓「子」，若是別人，但認識他是十三太保就是了。至於他的官印台篆，究竟叫做甚麼，做書的翻一翻同徵錄，想也翻得出來。但是沒工夫翻他，只得姑付缺如了。且說那十三太保的風流文采，震蕩一時，很有些好人家的婦女和他慇懃，借著素書勾畫的名兒，去交給他。何奈十三太保表面上卻不似道學先生，一樣會睨眉丟眼的說幾句風話。但是真的要他乾些什麼秘密的交涉，卻是不肯；倒是個外佻達、而內端方的一流人物。然而十三太保的思想，卻說印不來，說印是守舊，有時節也很提倡文明；說印文明，卻又很有開通。他最不調然的是女學堂，把女學生視為妓女一流，竭力的糟蹋，恨如切齒。他曾經昌言道：「我自己知道是個好色之徒。不過能夠嚴立界限，喪名敗節的事斷斷不肯做。那怕天仙化身放在眼前，也不會動心乾出壞風化的事來。」有人聽了不服，揶揄他道：「你委實是個又聾又瞽的泥菩薩，宋朝官原也不識得那麼叫做美人，怎地叫做歡情？冤枉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哄得那些女娘們中心癢癢的。」十三太保道：「據你的意思，便是禽獸的設想了，定要壞了人家的名節，污了人家的閨門，才算得風流才子哩。我何嘗沒有幾個忘不了的女子？卻有個絕妙的法子償這個心願。比如張家的妹妹，李家的嫂嫂，實在愛得要不得，便捉個妓女來，當做張家妹妹、李家嫂嫂，豈不是別人的閨門名節保全了。這就是情天的別派，色界的聖賢。」一時聽他這種的議論，笑他迂腐的也有，贊他君子的也有。及至如今，盛行了女學，十三太保竟大不調然，狠狠的糟蹋這般女學生。說道：「振光女學，原是當今的急務。不過辦法、章程十分弄錯，聖人的禮教，尤不可違背。如今男女混集、華洋雜處，『羞恥』的兩字湔刷的盡淨了！」

十三太保便擬了一道女學的章程，呈到學部裡去，指望學部裡大加賞識，立刻奏明皇上，頒行天下，依他的章程實行起來。那知學部裡看了，一筆駁倒，倒說陳腐之談，不合時用。只氣得十三太保火性迸破了腦門。因此立下大願，把這些女學生只做妓女看待。若使有些姿色的，一定要千方百計弄到手，嫖他一嫖，多花兩個錢倒不在乎。所以女學生裡面有幾個沒行止的，吃他騙上了。然而沒行止的女學生，一千個之中找不到一個。大凡一經進了學校，受了教育，那怕頭裡有點兒輕狂的，只消受了一學期的教育，就變穩重了。所以十三太保還不能滿意。不時的在女學生跟前撲了一鼻子的灰，老大的耳脖子也不知吃了多少！因此，有點兒不敢了。那一天，天然小姐改換了女學生的裝束，仍在金剛石上泡了碗茶。看看天時已不早了，一般遊人大有「歸去來兮」之勢。天然小姐悄悄的對引兒道：「又不濟了。我的命運怎的這般苦？今兒更是賤也沒個人賤著我賤一賤了。」

你道為何呢？只為大概人遠遠的望著她是一位女學生，未來中國的主人婆，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尊貴，不由你不是油油然起敬之意。於是一個個都是斜著身子疾趨而過。天然小姐正在有淚沒處灑，只向肚裡咽的當兒，齊巧十三太保到來。雖然見了女學生有點膽寒，其實輕侮之態終不肯改。望去很有些姿色，便放慢腳步，捱到天然小姐的身旁，瞧了個飽。十三太保如何不省得，就在緊接的那個桌子上坐了，也泡了一碗茶，想：怎樣同她兜搭？眼睛一溜，計上心來，便拿一根紙捲煙，裝在金鑲煙嘴裡，身上摸索了一會兒，自言道：「洋火丟在那裡去了？」豈知不消你費心，設計兒去兜搭她，她顛倒湊上來了。只見引兒划了一支洋火，含著笑微微的「我們這裡有呢。」十三太保原想這套把戲做完了，便要同她借洋火的由頭試一試，真真萬事不可料，他們倒還就過來。急忙的趨步上前，接了洋火，把捲煙吸了。又拿出二支，各人敬了一支，陪笑道：「閣下，在那一個學校裡？」

（大凡女學生的動止屬辭和男人一樣子，十三太保稱天然小姐「閣下」，非是做書的失於檢點，錯當他同男子扳談。而且後文還有徐君之稱哩。）天然小姐便亂說了一個什麼「毓秀女學校」，不知有這個學校，還是沒這個學校。十三太保也模模糊糊，似乎從前沒有聽到這裡有什麼「毓秀女學校」，也不去管他。既有這個學生，自然有這個學校，那知是假冒招搖的。十三太保又問了姓名，天然小姐便說了「徐天然」。十三太保便道：「原來是徐君，失敬，失敬！久慕，久慕！」談了一會兒，想起「徐天然」的名字很熟，不知在那裡聽過的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十三太保頭裡還不敢存個非望之心，倒是引兒在旁邊風風顛顛，頗類堂子裡的騷大姐，替婊子拉戶頭的形景。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天然小姐果然不冤枉花了幾個錢，游了幾天張園，所謂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」，招著了一個花錢的主顧。從此，一雙兩好，安分過日子。並且十三太保精於醫理，沒事兒的當兒叫十三太保教導教導，居然切脈開方都會了。後來十三太保得罪了朝貴，逃亡在外。天然小姐失了依靠，便做女醫餬口，此是後話，自有正傳，這兒姑且擱一擱起。

如今又要說到這位薄倖兒郎業秀才了。但是這位業秀才已是觀察頭銜，雖是虛的，久久要做實缺道的。做書的倒不好，因為不高興這人了，儘管稱他「秀才、秀才」，不把他的功名顯出來，其實使不得，只好改稱他業觀察哩。且說業觀察跟了龍欽差到了外國。龍欽差十分器重他，說印辦事精練，長於外交。倒是同事之中有個大挑知縣姓卜，只因此公生得肥胖，取他一個渾號，叫做「象豬」，說印肥肥胖胖，彷彿豬羅似的；而且此公脾氣不識好歹，欺軟怕硬，最喜惡謔，又是顛顛預預，我們上海人俗談，叫做「豬羅脾氣」。這個渾號其實貼切不移。他既歡喜惡謔，好叫他受個惡謔之報。業觀察在同事裡面倒是同卜象豬最說得來。卜象豬因他功名也大，欽差跟前又有臉，自然也很高興拉攏。交給深了，又每每的嘲笑業觀察功名雖大，底子卻沒有他的漂亮。業觀察道：「你也不過一個舉人罷哩，有什麼希罕？」

卜象豬搖著頭、咋著舌道：「談何容易？談何容易！若說不過進個學，原是稀淡的事，與本人的命運、祖宗的功德無所關係，碰巧兒就進了。至於發榜，卻不得了哩！關係重哩！一來究竟要真才實學，至少也要一二百個裡中一個，這就難哩！然而文章還是末尾，第一要看此人祖上的積德如何；第二要看本人的福澤如何。據說中一個舉人，要三世修成，七代祖德。哼、哼、哼、哼……！你看難也不難？易也不易？這還平中的舉人罷哩，然而已是如此煩難。比方我是經魁呀，更其難以言語形容了！」

業觀察道：「呸！希罕什麼？我是不高興下場了。假如高興下場時，只消一趟，包管中出來了。不似你橫一趟不中，豎一趟不中，直跑了五七趟才中了。還要在人前賣弄，我看你羞得很。」卜象豬說急了，又道：「你說不希罕？譬如捐官，秀才底子只值八兩銀子；舉人要值八百兩呢！這就是一百倍的體面了！」業觀察笑道：「你也不過一個舉人罷哩。秀才、舉人也不過只差了一級，既是你三世修成、七代祖德，何不再發上去呢？進士、翰林，扶搖直上，這更風光了，香脆了。為什麼如今還只得一個知縣？我雖是不體面，老實說，我面孔一板，要體制來壓服你，不怕你不是『大人、大人』的屈膝請安哇！」

卜象豬又強詞道：「不中進士的話頭，你這兒還不好問我。你且中個舉人，我看了再問不遲。並且不是經魁，也只索罷休。至於你官位比我高的多了，大不了花了幾個臭錢換來的。我這知縣是鐵也似硬的，何曾花了一個錢？是大挑出來的。終是『三寸羊毫，十年辛苦』，非同兒戲。不是說尖倒蛋的話，若是擔些尋常公罪，還是個文理尚優；著以教職歸選，猶不失為師儒望重。若是大人這般，只是一革便了。連著秀才也歸於烏有之鄉哩！這樣看來，舉人不可不中。但是沒有中舉人的本錢，那也無可奈何的事。」

業觀察被卜象豬說急了，便跳起來道：「我回國去偏要中個經魁你瞧瞧！消消我這口惡氣。」卜象豬搖頭擺尾的說道：「難！難……難難難……。其實煩難！這口氣我看一輩子也不容易爭回來的了。業觀察拍著掌道：「我回國之後，逢著鄉試年成，不中一名經魁？你瞧我是畜生養的。你記好我這句話就是了。」卜象豬瞧那業觀察說急了，認真起來其實倒底不好看。因自周旋道：「大人不要對針，知縣不過說尖話兒玩罷哩。大人位躋監司，豈可再同那酸的、臭的，這門子的人去矮屋中討苦吃嗎？」業觀察道：「誰同你說玩笑？你我私下說的還不算數，須得請龍星使做個中間人。」卜象豬說：「這麼遊戲不經之談，怎好同星使說呢？」

業觀察道：「不要緊。」一手拉了卜象豬來到龍星使跟前，業觀察吱吱喳喳說了一遍。龍星使聽了好笑道：「別的事情都可以使性兒去辦一辦，這中舉人是拿不穩的，彷彿新嫁娘坐喜一般樣兒的巧起來，一索得男；不巧起來，一輩子沒些影響，也很多呢！我勸你省些事兒吧。」

業觀察道：「橫豎瞧著吧。終算不是我們兩個私下發的誓了。」龍欽差笑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不用說了，你們歇歇去罷。」過天龍欽差對業觀察道：「你同卜某說的忒滿了。到那時間沒些影響起來，豈不赧顏哇？」業觀察笑而不答。龍欽差又道：「若說科名哩，譬方如我，原不算煩難希罕的事，十七歲進學，二十一歲發解，明年成進士、入詞林。五年之間，一個童生就望重清班哩。雖說便當，然而秀才變舉人的一級，卻落了一回的空。我想來，我尚且如此，別人更其難說了。況且你科舉的道兒，老早已荒廢的了。你何所恃而說這滿話呢？我想你們就不過說說玩話。說頂真的，這樣吧，自我居間弄一杯酒喝喝，同你們說開了吧。」業觀察道：「大人這樣栽培，職道感激非常。但是職道自問：舉業功夫還可將就，且待職道試一試看。」

龍欽差對業觀察瞅了幾眼，也不說了。光陰苒苒，不覺已是任滿回國之期。業觀察得了異常勞績，發往安東巡撫差遣，這時節的安東巡撫已換一位旗員，叫做時功。這位時中丞，旗員當中卻算得極時派的人，而且安東一省，交涉最多，手底下沒有能辦交涉的老手。一日，廷寄到來知是有個出洋回國的業道交他差遣，非常歡喜。預備業道一到，馬上給他一個洋務局老總差使。把札子先辦好了，一等到來，立刻札去。豈知一等，直等到限期已滿，還不見稟到。照例咨文原籍，催令到省，查業道的原籍卻是鄰省邊縣，離安東省城不過三站路。時中丞因他是出洋回國人員，又是用人之際，公事儘管過過去。跟手又委了一位候補知縣劉令到業道原籍，說明需才孔急。一到省，就有頂好的差使委下來，不用措資安家。豈知劉令去了三日，回省銷差，說業道並未回籍，該管衙門，查無下落。時中丞沒法，只得聽其自然。你道業觀察為甚逾限不去稟到？原來有兩層緣故：一層是安東省是斷乎不肯去的，他的丑歷史都落在安東人手。雲三奶奶的一局，已是大難為情。而且徐天然小姐原籍也是安東。只怕如今已扶柩回鄉了。這件交涉發作起來，更不如雲三奶奶的容易發付了。差人上海去打探徐天然小姐的下落，也打探不出來。上海既沒有這個人，不是回安東原籍，還有甚麼去處？因此益發不敢到省了。這是業觀察重要的緣由；還有一層，卻就是同卜知縣卜象豬說笑話，說成功的一件事。剛好那一年是鄉試正科，他雖是發往安樂的特旨道，還是未到省的道員，與應試章程尚無違礙之處。情願把外國弄來的一票錢，傾其所有換一個舉人來爭一口氣。因此逗留京都，同一般翰林老爺，有試差可望的相與起來。也是他的濟運，安東大主考，恰恰點了龍欽差。龍欽差原有心成全他，因此不待他銀子送來，即忙寫了三個「古」字，打發人送給他。

龍欽差原也知道他立心爭氣，不怕花錢，這筆賒賬，著實好做。既不會短一個錢，又見了情。就是場後問他取錢，也不要緊，還且是自己手裡培植出來的人。那裡會靠不住？在外國同卜某人拌嘴的當兒，又是做的居間人，有此許多緣故，放心膽大的，先送過關節去。及至榜發，業道台高高中在第一十三名鄉魁。業觀察舉人卻中了，氣卻爭了。但是要惠鈔這筆關節銀錢，卻肉痛了。於是想出一個拔短梯的法子來。要知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